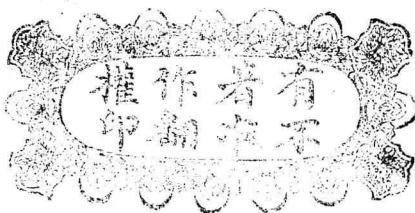


蛇
首

民國十六年七月四日
發行



原譯者
閱發者
訂行者
印刷所

總發行所上海福州路轉角路

分發行所

北京天津奉天唐州長沙衡州溫州長春
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
香港廣州成都重慶貴陽桂林柳州西安汕頭
東昌廈門福州梧州梧州梧州梧州梧州梧州
石家莊張家口張家口張家口張家口張家口

蛇首全一冊

定 價 銀 四 角

美 國 西 報 李 英

長沙丁未

南通縣志

親縣董督

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一

王 聖 王 聖

蛇首

目錄

- | | |
|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| 火爐影 |
| 第二章 | 秘密指環 |
| 第三章 | 花瓶 |
| 第四章 | 蠅雨 |
| 第五章 | 飛礮 |
| 第六章 | 燐椅 |
| 第七章 | 偵探筒 |
| 第八章 | 無線電話 |

蛇首目錄

第九章 驗心機

第十章 海鬪

蛇首

第一章 火爐影

華德曰。愛蘭自父歿後。屢爲卜萊所厄。幸得克雷救護。出於驚濤駭浪之中。今卜萊死矣。事見本局譯本怪手愛蘭方能寧貼。惟因數月來備嘗險阻。體爲之孱。亟欲習靜避囂。藉資休養。因思幼時乳媪皮嫗家屋半村半郭。無車馬之喧。屋小而精。頗堪下榻。倘與之商度。必見許。乃命人招之來。

一日晨。愛蘭方攜其所愛之犬曰拉的者。坐靜室中。回溯從前。歷歷如夢。痛定思痛。默然久之。既而取閱星報。瞥見報中有一標題曰『怪手死矣』。其文卽余所記者。詳述卜萊被克雷偵破。服毒而死。克雷方續探其隱匿之金。七百萬元事。閱未竟。琴吟來報。謂皮嫗已至。在圖書室。與愛蘭姑母約瑟芬傾談。愛蘭

大喜。置報於案。疾趨而往。拉的從焉。

皮嫗年高而健。笑容可掬。愛蘭呼之曰阿姆。既見。卽含笑投身其懷。曰。見姆至樂。吾擬赴姆家暫住。以避塵囂。夙知姆能愛我。必許我也。又顧其婢曰。瑪麗。裝已束乎。其爲我取外衣來。偕姆行矣。瑪麗應聲去。皮嫗手撫愛蘭柔媚之金髮。藹然曰。甚善。吾頗願汝至吾屋一觀。屋本汝所贈。吾居之至適。但近來不知何故。似有神鬼出沒。至可恐怖。愛蘭驚曰。何謂耶。時則瑪麗已取外衣至。琴吟負行李隨其後。愛蘭不俟阿姆之答。卽曰。必無稽之談耳。遂披衣向約瑟芬告別。約瑟芬謂皮嫗曰。願阿姆善視吾兒。皮嫗曰。此何待言。吾輩鄉居。不似城市中。危機四伏。請勿念。言已相率登車。并攜拉的往。車既展輪。愛蘭背倚車枕。撫拉的曰。汝瞬將馳驟於清潔之空氣中矣。久之車抵皮嫗家。其夫候之於門。

今更敘克雷事矣。克雷欲探得卜萊藏金之所。因取卜萊所有之文件及紙據。

攜回化驗所。詳加考察。一日。余與克雷方同閱此類紙件。忽聞叩門聲。蓋爲克雷送箱來者。克雷受之。余仍伏案。瞥見紙件中有一大信封。封面有字曰。七九九。〇。〇。元。余驚喜交集。以爲搜得藏金之據。幾欲失聲而呼。亟啟封。其中更有一函。又啟之。惟一紙片。上無隻字。余念卜萊狡甚。彼既爲律師。又爲惡黨。竟能以計自蔽。使人不知。或者彼欲掩其藏金之迹。因此封混人目耶。然亦弗敢卽決。復取紙詳視。卒無所得。余頗以爲恨。繼乃自笑。吾愚蓋怪手實神。奸巨蠹詎肯留此顯明之迹於信封耶。乃擲於案頭之鐵絲籠中。更取他紙觀之。時則克雷已啟箱。取一玻璃瓶出。指瓶呼余曰。華德。汝曾見此物乎。余應聲往。答曰。似曾見之。然記憶弗清矣。究何物耶。克雷曰。試取片紙來。余回至案頭。覓紙不得。卽取擲於鐵絲籠中。之紙授之。問曰。安用此者。克雷弗答。傾瓶中之液於紙。復燃本生燈。置紙於火。紙竟弗燃。因笑曰。此避火之新法也。余異之。彼又

置紙於火。不燃如故。方欲說明其理。忽見紙上隱約有迹。大驚而止。卽詳細研究。余見紙上有一小部分頗似建築家所繪火爐之圖樣。克雷茫然不知其故。仰視余曰。此紙從何而得。余指案頭所堆卜筮之紙件。克雷嘿不一語。復投紙於火。紙爲電力所灼。全圖畢現。果火爐也。余惑甚。問曰。此何故歟。能推度得之乎。克雷曰。吾料此必隱顯墨所繪。爲電燈之熱所顯。然此圖究何用耶。

愛蘭在皮嫗家所居之斗室。精潔可愛。內懸紗縠之幕。皆皮嫗預爲布置者。愛蘭之臥榻。卽設於其中。是夜愛蘭就枕卽眠。此爲數月以來第一夜之酣睡。蓋恐怖旣去。魂夢俱安也。

樓下爲一起居室。樸而潔。與皮嫗之臥室相同。內有一火爐。及皮嫗儲藏之物。拉的卽臥此室中。納鼻於兩足之間。酣然而睡。繼忽驚醒。兩耳指爐起立。諦聽旋卽奔吠。登樓直趨愛蘭之榻。愛蘭夢中覺手爲冷物所觸。驚醒視之。則犬之

鼻也。卽顧犬曰：拉的。果何事耶？犬向之搖尾。愛蘭回憶從前鎗擊來摩時，亦拉的所警告。事見怪手今或又有所警歟？未幾拉的下樓。愛蘭從至起居室。旋明室中電燈。又呼曰：拉的。拉的。已悟其意。目視火爐。愛蘭就其所視處聽之。彷彿聞有異聲。自地中出。默忖曰：此殆阿姆所謂神鬼出沒耶？復聽之。頗似以巨錘敲鐵者。大駭。奔叩皮嫗臥室之門。且叩且呼。阿姆皮嫗驚問何事。復呼其夫起。偕至起居室。其夫仍欠伸欲睡。愛蘭曰：聽之。又有聲矣。時則聲愈厲。若撲物於石者。皮嫗微震。呼曰：此卽吾所謂神鬼出沒也。吾人聞聲已三夜矣。言已。繞室而行。求其聲之所在。似在地板下。彼此面面相覷。不審爲人爲鬼。皮嫗之夫啟桌。屢取一巨大之手銃。強授愛蘭曰：姑娘。以此置之身畔。久之。聲亦止。衆復歸寢。惟愛蘭臥後。不似前此之安。目一交睫。卽有層出不窮之獐面。紛現於前。狀似入夢。旋即驚醒。朦朧中見臥室窗外。果有一人影。兜蔽其面。自念吾所見者真耶。

夢耶。豈又欲拽吾入溝渠耶。然但恩死矣。此爲誰歟。卽緊握手銃。向窗而視。蒼茫夜色中。確有人在。乃奮身起坐。向窗外發銃。窗被彈中。玻璃訇然作聲。愛蘭卽躍起。旋明電燈。奔向窗前。時皮嫗之夫在樓下。已爲鎗聲驚醒。立取所用之舊鎗。奔至起居室。皮嫗從之。旋至愛蘭臥室。奮力登梯。氣幾不屬。喘息言曰。何一何故。愛蘭亦喘而答曰。我見一人面在窗。有物蒙之。皮嫗之夫不俟言畢。卽奔而出。在窗外四顧。不獨無人。且無聲息。乃高呼愛蘭及其妻曰。閨無人焉。言已。偶一俯視。見有小匣在地。拾之。起呼曰。拾一物矣。復趨入室。愛蘭索觀所拾之物。皮嫗之夫卽啟匣。愛蘭卻立觀之。見匣中有象牙雕成之神像。像小而形惡。頗似耶新神堂中之魔神。不覺駭避。皮嫗夫婦亦驚異不置。

翌日下午。余聞有人聲自傳聲管出。余應之。謂克雷曰。愛蘭來矣。克雷似喜出望外。卽肅之入。謂之曰。愛蘭。吾極願見汝。以爲汝尙鄉居也。愛蘭曰。然但不知。

何故。我所至之處。卽有怪異發生。乃以在皮媼家所遇者告之。且曰。我初聞皮媼言。以爲是年。遇婦人。無謂之恐怖。不料昨夜。既有所聞。更有所見。卽授以所拾之匣。克雷啟視。見爲魔鬼像。亦驚異。注視良久。曰。容吾思之。旣而曰。汝所贈與皮媼之屋。非購自卜萊者乎。愛蘭頷首曰。然。但不審於此有何關涉。言至此。身體爲之一震。續言曰。噫。卜萊死矣。克雷在案頭取一紙。卽爲電燈所灼。現火爐形者。示愛蘭曰。汝在皮媼家。見有火爐。若此者乎。愛蘭詳視此圖。余與克雷目注愛蘭。見彼雖不言。而眉目間。已露驚色。繼乃答曰。頗似阿姆起居室中之火爐。克雷嘿然有頃。乃取帽及外衣。謂愛蘭曰。儻汝不以爲厭。願偕汝往觀。愛蘭曰。此正吾所望者。

吾輩抵皮媼家時。已黃昏。愛蘭介余二人。與皮媼夫婦相見。皮媼與愛蘭相別。爲時甚短。今見其返。則喜極欲狂。一種親愛之情。愛蘭幾爲所壓。倒余趁此時。

卽詳視起居室之裝飾。樸素之中。饒有雅趣。真不愧爲安樂窩也。於此見愛蘭優待阿姆之意焉。時則克雷亦注目而視。余循其視線視之。見彼方凝視室中之火爐。此爐果與隱顯墨所繪者相同。克雷俯身而視。吾則在旁圍觀。彼因圖中有一凸起之點。卽竭力尋覓此點所在。久之覓得似一小槓。乃用種種方法壓之。初不能動。繼則偶觸其機。砉然而啟。現一鐵梯。梯下有穴。克雷注視不已。余向梯行曰。盍入穴探之。克雷默然。曳余出。復壓槓閉門。謂余曰。華德少待。言已。卽徧視諸室。復視屋外四周之空地。然無所見。

皮軀爲余輩具饌。情頗懇摯。余輩在途雖已飽。啖然不能卻。乃復會食。席中所談者。惟火爐中之異聲。此時固無聲息。而吾輩心中既有此印象。遂若異聲將立時發生者。未幾而異聲果作。拉的起而狂吠。吾輩默然相對。不知聲所自來。然可決其非鬼。殆一種器械聲也。克雷傾聽良久。行至火爐前。悄然曰。華德偕

我入。乃壓楨啟門。由梯而下。余從之。愛蘭隨吾後。克雷仰視曰。愛蘭毋入。汝所受之驚恐已多。愛蘭請固。克雷不可。皮嫗夫婦亦力勸。愛蘭乃止。克雷卽偕余行。暗中摸索。可八尺或十尺之地。乃入一曲折不平之隧道。蓋穿土鑿石而成者。余輩皆蛇行。屢躓屢起。旣而克雷忽止步。余在後觸之。彼幾仆。余乃低聲問曰。汝有所見耶。

克雷所見者。卽中國人耶新。彼曾取得卜萊金窖之圖。今奉其黨魁之命。按圖而索。黨魁名鄔方。猶太人也。耶新雖狡。亦甘爲彼之鷹犬。鄔方抵紐約第二日之夕。耶新卽往謁。鄔方所居在唐人街後。屋似齷齪。而內實華美。時則鄔方倚椅而坐。耶新向之鞠躬。厥狀至敬。鄔方問曰。攜圖來乎。蓋耶新得有怪手金窖之圖。彼已知之矣。耶新復向之拜。出圖互相研究。耶新指圖上之字示之。文曰。『啟箱慎防毒氣。』鄔方問曰。汝能取之出乎。耶新低首曰。能。卽啟囊出酸養

兜示之。旋偕鄔方驅車入鄉。至鎮外。在單軌電車道之旁止焉。其地亦有居民。三五人家。皆新自城市遷來者。鄔新受鄔方之命。取囊下車而去。鄔方仍坐車中待之。鄔新沿電線而行。夜中電車來往頗稀。行至一電柱下。急取時計視之。至少亦須二十分鐘後。方有車過此。乃緣柱而上。矯健如猿。拽囊中電線之一端。拋過饋電線。復緣柱而下。以樹膠手套套之於手。曳鐵線之他端。穿叢林而出。越一徑至小山旁之洞。洞小而暗。彼亦弗怯。仍曳鐵線荷囊而入。行至窖室外。卽圖中以十字形所識之點。室以土爲之。全屋重量爲一木柱所支柱埋地中。久亦將朽矣。室門爲土石所蔽。鄔新取電錐聯於所拽之電線。卽以錐猛攻。彼蓋預計數分鐘後。方有電車經過鐵線所連之饋電線。乃趁此時利用電力。以攻種種之障礙。此卽愛蘭與皮嫗昨夕所聞者。至今夕。彼又繼續爲之。卒能攻破室門。於岩石中發見一小保險箱之面。彼且攻且視。其所得之圖。知此箱

之壁。卽卜萊圖中所云謹防毒氣之處。亟啟囊出酸素兒。戴之於首。復竭力以錐猛攻。余與克雷今夕所聞者。卽此聲也。

耶新不知吾輩已入隧道。但聞有悉索之聲。疑支屋之柱被震。將傾。乃目視屋頂。吾輩則在隧道中轉角處潛窺。其動作。余蹲於克雷之後。以背倚壁。低問克雷曰。汝所見者爲何人耶。言次。手誤觸壁上之石。訇然墜地。克雷曰。華德防備言未已。而吾輩已爲耶新所見。急取囊舉步而出。克雷偕余竭力追之。耶新於隧道中之曲折高下。雖甚熟悉。惟首戴一兜。終不能舉步。自若旣而愈追愈近。行將及矣。耶新忽半轉其身。擲物於地。轟然作聲。余以爲必炸彈也。然余與克雷均無恙。惟濃煙彌滿狹洞中耳。克雷咳且語曰。此中國爆竹也。少卻復前。耶新且逃。且擲爆竹。爆竹之煙愈濃。彼卽乘間遁矣。時則濃煙已自起。居室之穴而出。愛蘭及皮嫗皆受煙而咳。乃啟窗。空氣由窗入穴。隧道中之煙爲之驟滅。

吾輩見耶新既遁。知追亦無益。卽返窖室。見有一囊。啟視之。則工作之具也。克雷見電錐。似有所悟。卽轉其電流。持向保險箱錐之。此錐乃最新發明者。洞鋼頗速。無何祇餘極薄之鋼矣。彼又力錐已而遂破。乃拔錐出一剎那間。而最濃之惡臭。塞入口。鼻克雷大呼。然已無及。余與克雷皆中毒而暈。

耶新既遁出岩洞。將穿叢林。奔向鄔方停車之處。忽停步傾聽。不聞有追者。乃去兜而立。復聽之。仍無聲息。乃復戴兜入洞中之隧道。返至窖室。見余與克雷皆暈而未蘇。則大喜。急趨保險箱側。啟其最薄之鋼板。出箱中一小匣。匣有鎖。亦無暇啟之。將挾之而去。忽目視吾二人。出筆書一紙曰『謝汝之困憊』署名處。則簽一特別之符號。卽張口露齒之蛇首。復向吾人作一獠笑。出一刀。以所書之紙試其刃。果鋒利。無匹。將舉刀刺吾輩。忽聞足音驚而止。蓋愛蘭來矣。愛蘭偕皮嫗夫婦。在起居室。因穴中惡臭逼人。異之。啟窗後。卽靜聽。然無聲也。

愛蘭悶極。便欲由鐵梯而下。皮嫗夫婦力阻不可。卽下梯。拉的從之。皮嫗之夫從其後。皮嫗曳其夫返。復按火爐之機。暗門立閉。其夫大怒。然不知火爐之機。括惟以鎗柄觸板。大呼曰。汝以我爲懦夫耶。愛蘭由隧道入。窖正值郎新舉刀之時。郎新聞聲退避。然愛蘭已至。乃趨愛蘭。愛蘭與之鬪。卒爲郎新所逼。退至支屋之柱。郎新拔刀向之。愛蘭駭動。朽柱被觸。立斷。屋頂遂覆。郎新與愛蘭及拉的均壓土石中。

時則皮嫗之夫已至室外之園。蓋欲覓物。啟火爐旁之穴也。忽見距彼數尺處。地陷成穴。大驚。旋見地中有人。首戴一異形之物。似以魔術自地中出者。是卽戴酸素兜之郎新也。郎新旣出。卽搖身以去。沾衣之土狀似犬。出於池搖去。沾毛之水未幾卽遁。而是處土又漸動。出一爪。繼露出一鼻。則拉的亦自土中出矣。爾時皮嫗之夫已奔至屋中。取鋤拉的向屋而奔。一躍入窗。止於皮嫗夫婦之